

散文

## 白桦树下的友谊

■红桃

小河弯弯，白沙铺滩。三个年轻人挽起裤腿在响水电站下游趟着水，脚踩着河底的细沙有说有笑地向宿营地走去。

七十年代，克什克腾旗小水电建设方兴未艾，继龙口水电站之后，陆续建起了上湾子，响水，五道石门子等水电站，利用西拉沐沦河造福人民。

趟河的这哥仨个就是从旗书声公社刚毕业的高中生，一个叫刘汉章，另一个叫张正玉，最后一个叫陶旭东。他们分别从书声公社三个大队外派到响水电站施工。那时才十八岁，正是意气风刚的好年纪。

春夏之交，响水的周围绿了起来，北坡是天然的桦树、山杨树的野生林。南坡是山杏林。两面坡的下面是西拉沐沦河的上游响水，响水是由一

处小悬崖上的河水往下流动冲击发出轰隆的声响而得名。

春夏之交时的响水，刮起的风带着白眼沙打在脸上十分疼，聪明一点的人将脸用布或纱巾围上，大部分人都是将帽沿压低，躲避着风沙。从白土井子到响水有一段草原路，为了把建设物资运进来，建设者们在风沙中修着路，路成型后上面铺上碎石建成了简易公路。

开饭了，从牛顶架的窝棚里民工拿着饭盆或饭盒去打饭吃，用玉米面打成的苦力，加上一勺子咸菜缨子就是伙食。繁重的体力劳动，补充的营养就是这些主食。但是这些年轻人还是有说有笑的工作着。

我们三人中，张正玉体格健硕，魁梧有力。抱着水泥袋子一手抓起，直

接扔进矿车斗子里，有时有些活就帮我干了，刘汉章是民工排的排长，领着我们出工劳动。

夜幕降临，劳累一天的我们吃完晚饭准备就寝，突然一位民工“妈呀”一声，伸开的行李里一条蛇钻了出来，胆大的掐住蛇头走出很远扔到树林里。

由于天天吃玉米面，胃酸起来口水都是酸的。初次出外施工，累了，心烦了就坐在响水的杏树下望着东方发呆，想家了，想妈妈做的饭香，想在家时的欢乐……想着想着，眼睛潮湿起来，泪水就没出息地流出来，这时刘汉章，张正玉站在了我身边，眼睛一起望着东方，他们也想家了，出来快半年了，家里的小麦都变黄了吧！

“我们走走吧”，刘汉章提议道。

散文

## 小村故事

■沈德红

我的邻居姓李。李老爷子是解放初期的老干部、老党员。如今，他虽然已经八十多岁，可精神矍铄，头发梳理的一丝不苟，八字胡子有模有样的。他说话时慢声细语，面带微笑，不时的用手指头梳理着头发和胡须。

他有两个儿子，娶的两个媳妇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姑娘，模样俊俏，知书达理。一家人相处的其乐融融。

我们村子不大，人们靠天吃饭。而我们村因为是沙质地，喜种大黄米，因为过年，家家户户都做年糕。冬天闲在时，用马车拉着黄米去没有黄米的村子换小麦，准备过年蒸馒头，包饺子用。李家大儿子李福，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天快进腊月时，男人们都赶着马车出村了。李福也在媳妇千叮咛万叮嘱中，赶着马车走出院子。之所以他的媳妇爱唠叨，是因为他是近视眼，天一黑就看不清路，他一个人出去，有点不放心罢了。

一个星期后，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唯有李福还没回来。一家人急得吃不下，睡不好。正在李老爷子准备叫小儿子出去找的时候，人们看到村口来了辆马车，正是李福的车。不过李福不是赶车人，而是躺在马车上，赶车的是个陌生人。

原来李福走到一个村子时，他的眼镜被风刮掉了，他怎么也找不到。他就摸索着赶车走。他明明看到前面是个村子，可怎么也走不出去，就在原地打转。而且天黑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他一下就迷路了。第二天，被人发现，路旁有个雪人，好心人把他背回了家，用雪给他擦拭全身，救了他一条命。

这次意外，李福的手指，脚趾都冻坏了，有的冻掉了，只有右手剩下俩个手指。而且腰椎也出了毛病，走路依靠拐杖，成了残废人。村里人都为李福的媳妇惋惜。好多人都说她早早晚晚会抛弃李福另嫁他人。可媳妇就是不离婚，她说，李家人好，她喜欢这个家，心甘情愿留下伺候李福一辈子。

我经常看到李福叔叔坐在他家大门口的石头上，等媳妇回来。看到最多的是他在锅台做饭的情景，他只会做疙瘩汤，还给媳妇打个荷包蛋。有一次下大雨，他家的墙倒了，他跟着媳妇垒墙，就那样在地上挪着干。媳妇把他拽屋里，他还出来，脚落在泥水里，后来感染生了虫子。大家都感动地落下泪来！

包产到户后，农民都有了自己的责任田。李福有一块自留地，被挨着的邻居种了一根垄。李福想去找他理论。李老爷子知道后说，我和你妈老了，干不动了，我的那几亩地给你，你妈的那几亩地给你弟弟，只要你们给我们一碗粥喝，别叫我们饿着就好。然后他给儿子讲了个小故事：“清代宰相张廷玉与一位姓叶的侍郎是邻居，都要盖房修墙，因为地皮起了争执，张老夫人便修书北京，请张宰相出面干预此事，张廷玉了解了情况后，回了一封信，千里修书只为墙，再让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夫人接到信后，深明大义，主动让了三尺，叶家知道后，也羞愧不已，也让了三尺，由此，两家院墙之间形成了六尺巷道，就是著名的‘六尺巷’。”

李福听了老父亲的故事后，打消了和他打官司的念头。此事传到那家人耳朵里，他们很是羞愧。第二年春耕后，李福发现那根垄被扔下了。李福也没有种，两块地之间很宽，让人看着心里就敞亮。

李福的父母、弟弟一家、亲友们都倾尽全力的帮助这个家。李老爷子几乎把财产都给了大儿子。他们家年年被评为五好家庭，村里人谁提起他们家来都竖大拇指。

李福的大儿子，学习成绩非常好，他每天放学不回家，而是去地里帮助妈妈干活。小小年纪，说话办事，有理有据，有模有样。他的事迹上过中国少年报，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年。长大后，他参了军，一直做到团长。村里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大的一个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虽然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油画 杨杰

散文

## 那年月过年，从杀年猪开始

■叮当

让家里的孩子时刻搅动，以防止其凝固。烧好的热水被浇到猪身上，烫掉猪毛，开膛剖腹。猪肉猪骨头被切成小块，猪头猪蹄放在一边。猪肠子洗干净端进屋，搅拌猪血的小孩子就解放了。猪血被灌入肠衣，连同切好的猪肉干白菜放到大锅里炖，如果这时你从村口经过，看到谁家热气腾腾，就知道这家在杀年猪了。

妈妈款待完帮忙杀猪的人，就开始了围绕这头年猪进行的过年准备。

那时没有冰箱，天热了就无法存放肉了，因此在这个腊月。妈妈得将这头年猪变成可以储存一年的油水。

肉被切成小块，放在锅里加水加盐煮出油，连肉带油放在小缸里，妈妈称之为“炼肉”。猪油也用同样的方法变成凝固，装进坛子，炼出的

我们三个就顺着西拉沐沦河走着，白桦林静静地陪着我们。张正玉说：“咱们自己搞点白面和油，改善一下伙食吧？不然得熬客坏了。”当时张正玉老岳父在经棚粮库工作，刘汉章哥在粮食局工作，插个空他俩随后勤车去了经棚，拉回了一袋白面一小桶瓜子油，并购买了调料。从此，我们三个有时间就开起了小灶，用白面扒拉疙瘩汤吃，那时觉得很幸福。现在回忆起疙瘩汤的情景都难以忘怀，记得别的民工看着垂涎欲滴时，我们都奉送一碗给他分享。

想起那些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年代，在那个环境下结成的友谊，是一生最难以忘记的情谊。一年后，我们各奔西东，由于交通不便，联络不通，我们三个已经失联。四十年后同学聚会，才找到刘汉章，原来他也在赤峰，另一个同学，在劳动时因工伤牺牲了，想起也是难过万分。

每每回忆起艰苦岁月时的情谊，我都感慨万千。现在响水电站已成为草原上的一颗明珠，夏天，人们沿着西拉沐沦河畔，消夏赏景，可谁又知当年建设者们的艰辛呢？

散文

## 别样秋收别样甜

■连漪

今年秋天回老家，一路上不断看见不同型号的联合收割机，停靠在成熟的庄稼地旁。一台收割机仿佛有四台四轮车那么大！难怪上百亩地几个小时就收割完，那样的庞然大物和过去的钐镰片刀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传统的秋收都是靠镰刀拼力气。每到秋季，农家人都把珍藏了大半年长了红铁锈的镰刀拿出来，用水蘸着磨刀石把镰刀磨快（锋利），然后背上干粮和水，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庄稼收割，俗称割（ga）地。庄稼割完了捆好，然后还要就地搬成一堆一堆垛起来，也就是庄稼人常说的码地。不同的庄稼码地的方式不一样，小麦需要垛成一个小麦垛，莜麦则要牛顶架戳成几溜儿莜麦糞，豆类和荞麦需要码成一铺子一铺子的，这样做都是为后期拉地打好基础。码地是个力气活，庄稼个子干而且小，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能搬四到八个，如果庄稼个子湿又大，最多也就搬三个，还时常拖拖拉拉地手脚并用，才勉强把庄稼个子拖到垛前。码下来一块地，常常汗流浹背，肢乏体颤。庄稼割完后用马车把庄稼拉进场院叫拉地。

倘使遇到风调雨顺，农家人割地便会放慢速度，偶尔庄稼稍有青穗儿的没完全熟透，就会放一放，挑选成熟的地块去割。甚至俩人碰到一起还会相互调侃：“你去哪割地？”“山上。”“你呢，去哪割地？”“地里。”谈笑间仿佛不是去干农活儿，而是去参加一项休闲运动。

那时候割地都是按趟儿割，一般情况下，七根垄为一趟儿，有时候也有八、九根垄的，要根据地块儿大小来调整一趟为多少根垄。割地都是一镰一小把，待抓满一大把时就要割个蔓子口，放下手中抓满的这一大把庄稼，打个蔓子再把这一大把庄稼放在蔓子上压好，直到来来回回的反复割，凑成一捆儿，这些垄也就割完了，然后捆成庄稼个子。农家人力气大的，捆的庄稼个子大而且瓷实，但是大庄稼个子码地、拉地、装车、上垛时就有些费事了。

农家人把进地里割地叫“上山”，干完活出地回家叫“下山”。遇到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时，农家人割地的进度都是缓慢的，倘若遇到天气突变，大风来袭，当听到山风呼叫时，农家人就会担心大风把庄稼粒子刮到地下，立刻忐忑不安起来，心情就像那起伏的波浪，平静不下来。用庄户人的话说：一镰撂不倒，刮了可惜了。

每到这个时候，就得起早摸黑加快割地速度。早饭和午饭就要在山上吃了，力气大的男劳动力一般一天割三四百个庄稼个子。家庭主妇都是夜里两三点就得起来做饭，首先要烧开半锅水，既要灌满暖壶，又要舀到饭盆里晾一下，然后灌到10斤装的塑料桶里，够一家人一天

饮用。那时的塑料桶是多用的，闲时盛白酒，到秋忙时就要把剩余不多的白酒倒进洋棒子（玻璃瓶），把桶涮干净，装白开水。因为长时间盛酒，割地时如果口渴，搬起桶喝一口水，酒味儿十足，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让现在喝惯饮料的孩子们品尝一下，肯定“噗”的一下吐出来，不屑再去喝了。那时候没有办法，盛水的东西只有塑料桶，而且一家能有这么一个塑料桶就不错了，有的家庭只有几个洋棒子，到山上割地这么点儿水像蘸芝麻盐儿一样实在是解不渴，只能在歇息的间隙寻找小溪，尽管水里有蠕动的水虫儿，或者长了绿水锈，还照样用手捧着溪水猛喝一通，因为不喝渴得嗓子冒烟儿，再说大忙忙的，又不能大老远的回家喝水去，那样太耽误劳动时间。那时候交通工具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不管地块儿多远，所有人都是步撵上山，干完一天活儿再步撵下山。往返一个来回虽说也得个把小时，倘若一天中有几个这样的来回，就减少了割地的时间。

在农村女人的活计要多些，起床后烧水，使碱揉面，或蒸或烙够一家人的早饭和午饭吃的干粮，然后喂猪鸡鸭鹅，收拾屋子，男人则磨磨镰刀，清理一下大牲畜圈，最多帮忙往灶堂里添把火。晚上下山后亦是女人喂完家畜家禽后生火做饭。

就这样，秋收要两三个月庄稼才能拉到场院。此时，农家人的秋忙只能算完成了一半。直到扣完地，打完场，粮食进了仓，秋收才算彻底结束。现在就不同了，联合收割机一进场，粮食、瓢子各分家，碰到有收粮食的贩子，粮食不等进仓就被收走了。从收粮、卖粮，再到扣地，半个月的时间不到，咔嚓响的票子在田间地头就装进了农家人的腰包。

现今的农家人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根一根地种，一锄一锄地耨，一垄一垄地趟，一把一把地耨（草），一镰一镰地割，一个一个地捆，一车一车地拉，一铣一铣地扬，一袋袋地扛，那种旷日持久挥汗如雨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有经济头脑的农家人开始大量承包土地，把种粮由养家糊口转向发家致富。春耕秋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庄稼一成熟，联合收割机“哇哇”一响，几个来回，一大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只个把小时粮食就进仓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农家人一年最多干两个月的农活儿，猫腰撅屁股的苦累日子已经成为过往。另外，种地不但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各种补贴，农民的小日子越来越滋润，越来越甜美了。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 app)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

梦。

正月里看电视是主要的娱乐，因为平时电视只有晚上才有，零点左右，电视屏幕上就会出现“再见”两个字。一分钟后，就“喇”的一声变成雪花，想看电视，只能耐心等到第二天晚上七点。而正月初一到十五，电视还会在每天上午九点播放到中午十二点。我们的房子都是朝南的，家家户戶是同样的格局，靠南窗一铺大炕，地上是衣箱和面柜，电视机摆在面柜上。屏幕朝南，不拉上窗帘儿，白天是无法看电视的，因此正月里家家户戶都会在白天挂着重厚的帘子遮着里面的欢声笑语。

接下来是什么小填仓大填仓都要吃饺子，年一直持续到二月二龙抬头。

正月二十儿，哪天天气好几家会聚在院子里，用烧红的炭火燎猪头猪蹄，当烧焦的空气弥漫在村子的上空，年就算过完了。

二月二吃猪头啃猪蹄，二月初三，我们该开学了，大人们也开始准备春耕了。下一个年，已在孩子们的期盼中了。

代我生活的小村子，他们已是难能可贵的文化人。

村民带着红纸墨汁来找这些文化人，文化人们把红纸铺在炕桌上，就开始写春联了。当人们将这些求人写下来的吉祥话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同挂钱儿放在一起，年就更近了。

除夕一早，妈妈们就刷干净锅，加上面粉，熬半锅浓浓的酱糊，放到大盆里，端到外面，当大红的春联、五颜六色的挂件张贴起来，年就味十足了。

当辞岁的爆竹炸响，饺子在锅里欢快的舞蹈，我们就又长了一岁。

吃完年夜饭，小孩子们就提着自制的灯笼出门拜年了，刚开始是一个，再走一会儿就碰到一群小伙伴。一路嬉戏打闹，拜完年，捂着兜里硬邦邦的糖果，心满意足的回 家，把糖果放在枕边，做一个甜蜜的